

目 录

序——读古清生·····	刘富道 8
天涯共此时（自序）·····	12

A 辑 漂泊京都

漂泊京都·····	17
同在异乡·····	21
都市的思念·····	23
流浪的情绪·····	25
无人呼我·····	28
城市空间·····	30
在京都·····	32
蓟门河畔·····	34
花乡·····	36
骑车穿过北京长街·····	38
客居北太平庄·····	42
南池子看月·····	44
回音壁·····	47
南池子心情·····	51

B 辑 动物法则

雪的夜	99
徘徊的鱼	104
虎	107
马	109
动物法则	111
鱼性	113
都市鸟声	118
八月高原的一只湖鸟	120
说蟹	122
鸟性	128

C 辑 放逐生命

驼铃依依	135
生命是一次穿越荒芜的长奔	137
夕阳沉落	139
生命的度过	141
走进冰雹	144
穿越日月山	146
高原上的无名山口	148
苇子林	150

永远的黄河	153
骆驼刺	157
戈壁红柳	159
西望嘉峪关	161
登黄鹤楼	165

D 辑 时间与典故

一个乞丐的背景	169
李大钊之说	175
刘师复的流弊	178
不愈	181
读鲁迅	183
从洋.....到进口	185
百年之后	188
张继放言	190
脸	193
水平	195
检索自己	197
黄楚九	201
吃饭问题	203
科学的位置	206
陪太子读书	208
好味道就在平常中	212
舍本求末	214
伟大的仁慈之后	217

终究还是上了一课	220
历史有病	222

E 辑 男人的窘态

夜晚的一次回访	226
钓鱼	229
书中的一片叶子	232
小偷，我对你说	235
男人的窘态	239
想写一封信	241
戒烟的念头	243
丑女孩	246
在赚钱的时情里	248
体验制度	256
鬼	259
人生边上的足球	261

F 辑 南方的太阳

南方的山冈	265
春风吹临的湖畔	268
读那有情味的山水	270
乡吃	273
雪落江南	278
想起春天	280
野菜	282

序

——读古清生

刘富道

女儿说，爸爸，古清生比你写得好。她在读他的一本《漂泊者的晚宴》。她正处于妊娠反应初期，是回娘家来撒娇的，我怎么能对她的话以为然呢？当今多少专事散文的作家，他们的作品，让我非读不可欲罢不能者寥寥。倒是有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女孩写的短文章，令我怦然心动，在那里可找到一些新鲜感觉。古清生么，好朋友，家中常客，即使流落京都，每回南方，总忘不了来我这里相对饮几盅。我常向他讨教一些当今自由撰稿人的操作方式和生存方式，当然获益匪浅。至于说他的散文，恐怕也到不了我非读不可欲罢不能的境地，要不这本书寄来有些时日了，我怎么还未受到诱惑呢？

试读开篇，放下了，回女儿说，不见得好。这一章放过去了。再读第二章，有些味道，拣短的读了，长的也放过去了。及至读到后三章，感觉北京，南方北方，痴人论道，我是无论如何也放不下了。不时回想女儿的话而脸烧耳热。回头又把《况味人生》和《美食之旅》两章也读过了，其中一个单篇《漂泊者的晚宴》接近三万字，实在太长，几次想跳过一些段落，终不忍跳过。

古清生今日的成就，说到底，源于一种漂泊情绪。四年前他背着一台286电脑北上京都，开始漂泊人生，成为自由撰稿人，过着卖文为生的日子。那时我对他能够靠写作养活自己并不表示怀疑，因为他在湖北大冶的矿山上，就已摸索到一套自

由撰稿的操作方式。不过，到了京城，有一个适应过程。最艰难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，靠同几个浙江老板打牌，赢几个钱度日。他的自我放逐，无疑把自己推向市场，那种紧迫感，使他不能像专业作家那样从容不迫和慢条斯理。也正是这种生存方式，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激情，他必须疯狂写作，才能同时满足他肉体的需求和精神的亢奋。这样一种生存状态，他“有时候就想，电脑是一台机器，古清生也是一台机器”。他体验到，“我的生命慢慢地化成一些汉字，一些有人读或没人读的长短句子”。终于，在一个夜晚，有只眼睛出了故障，他“独自一人”在京都租住的房子里拷问自己——

我想，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？

我为什么要写作？我为什么要活着？没有人来回答我。

是啊，古清生为什么要流浪呢？他在湖北，也算一个人物了，有一个铁饭碗，也不愁没酒喝，隔三差五还可以到笔会上作品讨论会上去解解馋，日子蛮惬意的。到京都古清生算什么？可他不管算什么，硬是背着一台286去了。当他在京都打开场面以后，也不时接到开会的帖子，这他就得掂量掂量了：半天会，一顿饭，耽误一天，还得贴上打的士的钱，合算么？

古清生也许天生是一个行者，从小就爱干些爬树上壁的勾当，自幼爱做周游列国的美梦，生性喜欢与猎人渔人放鸭佬为伍。他原本不是为了当作家去体验这些生活，但是这些生活体验使他可以成为一个优秀作家。他对鱼性鸟性兽性的了解，似已达到专业化的程度，即使在一些专业书籍里，也未必能看到他描述的那些稀奇古怪的知识。他描述的野趣，太迷人了。正是因为他到了北方，才有对南方的追想；正因为他离开了家，才有对家的深情眷恋；正因为他离开了原来生活的群体，才有了孤独的境遇。一个南方人写对北方的感受，分外新鲜。到了北方再回头写南方，才会情意绵绵。甚至是因为漂泊产生了生活的紧迫感，才会怀念儿时的天真无邪，年轻时的恶作剧，和

往昔的闲适。北方与南方的生活反差，文化反差，情感反差，诱发出许许多多写作的灵感。他在京都头一年出的一本散文集《男人的蜕变》里，有一个名篇《无人呼我》，写他为自己配了Call机，却无人呼他，只有自己到电话亭呼自己。多么的苍凉呀。他自己创造了一道菜，那段日子却少有客来分享，于是感觉孤独。如此种种，是旁人体验不到的。

古清生应该感谢漂泊。有时，我恨呀恨呀，不恨别人，就恨自己，为什么不去漂泊呢？而这，不是每一个作家能够做到的，你做不到，就达不到那种心境，找不到那种感觉。这就像在舞会上，面对一位漂亮女士，你没有勇气邀请她或接受她的邀请，无论你的地位多么显赫，也只能失之交臂了。难道说由他人代替你去感受？尊敬的先生。纵使你有机会旅行，也不可能体验漂泊，旅行同漂泊不是一回事啊。

一个狂放无羁的人，经历漂泊，感情也变得细腻了。古清生从北京拎瓶二锅头回来同我围着火锅对酌，一人半瓶，喝完再互问还喝不喝，那种时候，我只觉得古清生是条硬汉。读这本《风中的身影》，我发觉以往我并没有读懂古清生，我只读到他粗犷的一面，从没有想到他还有细腻的一面，还有泪水。在北京的冬夜里，“暖暖的一缕情思，竟也化成两滴浸冷的泪珠，冰凌般地挂在两腮”（《总有一片蛙声》）。秋日在丰台寓所的阳台上，感觉一股飕飕的凉意，“为何不愤然地砸掉电脑回到南方去？为何远离南国，夜深人静之时还会有江涛回响耳畔叫人久久双目含潮？”（《流浪京都》）北京立交桥上空的月亮，几乎就是漂泊者眼中心中的意象，他也曾迷失在月光下的小树林里，“我发现我已泪流满面”（《钟声在晚霞中敲响》）。仅仅只是换换环境，古清生变了，对四季，对月亮，太阳，风，云，变得神经质似的敏感，这一切与他的呼吸，日子，情感，写作息息相关。仿佛只有在这四年里，他才那么真切地体验到人生的滋味。

如今，一些本来拿着国家俸禄的作家，也自称自由撰稿人，不知道是不是吃错药了。所幸，自由撰稿人住在自己每月几百元租金的屋子里，打自费电话，打自费的士，却在“痴人论道”一章中，津津乐道地表现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和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情怀。古清生在《庸常生活》中写道：“在庸常的生活里，我甚至想到我们确乎也应该激情一下。”我似乎明白了，自由撰稿人，并非自由主义战士啊。

好咧好咧，古清生，你用漂泊孤独换取成功，值哟。我在南方，遥望北方，用你习惯的语气调儿向你大声喝彩：哦哦，嗨依嗨依，雅罗索。

天涯共此时（自序）

我发现这个世界上确实确实存在着一种文人糊涂。

想到再过两三年我们重提起今日的时候，就要启用“上个世纪”这个话语了，如果我对朋友说：“唉，你看，到了21世纪我还是这么没有长进。”朋友可能会不客气地回我一句：你上个世纪干嘛去了？对呀，上个世纪不努力，下个世纪徒悲叹。这显然是我们现在共同面临的情境，我们面前堆着一堆可数的日子，只要是稍一疏忽，这些个日子就从指缝间漏过去了。

这个世纪留给我们的日子确实不多。我想也好在我是躺在1997年10月的床上，如果是躺在1999年最后一天，那情形一定有趣，睁开眼睛发现一觉醒来就到了下个世纪了，真是一不留神睡了它个世纪之觉。唉哟，我恐怕在那一天要失眠，我要看着这一天地球是如何转动的，我要特别地感觉这样一个一辈子才能遇上一次的日子。我想这一天，全世界的人也都会特别地兴奋，或者又喜欢又悲伤，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情聆听世纪的钟声。我想这一天，也是有很多人忙得不得了，政治家要做世纪演说，学者也断不了开展世纪发展预测，商人要搞世纪大拍卖，工人要开动世纪的马达，农民肯定也要浇培跨世纪的庄稼，军人和警察也是要把日子和平送达新世纪的，当然少不了文人的热闹，那时候的报刊上一定登满了“世纪随想”或者“世纪展望”的文章。不过，我想最骄傲的莫过于在这一天走进产房的母亲们，随着“哇”的一声啼哭，就宣告生下了一个新世纪！如果我推论不错的话，还有不少人被取名世纪，下个世纪就有不少人叫张世纪或李世纪的。如果两个叫张世纪的都

成为足球明星，那就也要分大张世纪和小张世纪。

挺好。

到那一天我有个小小的想法，我要找朋友开一个玩笑，并把它形成文字，以后说起来就是开了个世纪玩笑，大得够可以的。开罢玩笑，并且还要把这个世纪喝醉，跟这个世纪握别，从生命中把它勾销。

人之一生，度量它的便是时间。时间总是一样的，惟各人拥有的长短，然也还有的是拥有的质量。我在二十岁以前的时间，过得是稀里糊涂；三十岁以前的时间，过得是烦烦恼恼；四十岁以前的时间，过得是急急忙忙；五十岁以前，过得是——我现在还不知道。我暂时还没到总结一生的时候，但是细细排查，总是有很多时间是虚度了，就像农民收割的瘪谷，徒有糠壳而无有米粒，骗得了一个季节的阳光、水和肥料，不曾有真实的内容。我的生命中有不少瘪谷。

人其实只有两种半活法，一种是由聪明到愚蠢，这样活法的人，自小就显出智力超群，被人视作小小神童，以为将来要成大业，结果是每况愈下，渐渐地归类于十分平庸者堆中，常坐在门前沐浴着阳光扞虱取暖；二种是由愚蠢到聪明，这样活法的人，小时候总是尿床，做算术时扳完手指头再扳脚趾头，但渐渐地就明白了一些事理，找到了一些做事的方法，便也就做成了一些不大不小的事业；半种人是从聪明到聪明，这样活法的人，我们把他叫做天才，生来就是做大事的材料，怎么也不肯平庸，或者流芳百世，或者遗臭万年。这样活法的人，终究是为数甚少，所以我只能把它归为半种。如果我用两种半分法来评判我自己，我情愿选第二种，小时候我被送到赣南乡下跟祖母一起生活，十岁之前没有见过电灯，听老师讲，电灯是很好的，它有科学性，不烧油而且不怕风和飞蛾扑火。老师说：这种灯后面有一根线，麻烦一点的是你移动灯盏就得放线或收线。后来我回城里，发现老师的说法并不确切，大多数电灯是

不用放线和收线的，只有施工用的行灯才要这样放线和收线。这里我不敢说连老师也跟我一样愚蠢，而是——我们都没有见世面。

见世面就得走动很多地方。我从赣南的井冈山脚下走到湖北的江城黄石，又从黄石走到北京，还走过东南西北别处一些地方，算起来应该是很见了一些世面的，拆穿过类似于坐飞机时一定要把窗玻璃摇起来的鬼话，但我终究还是抹不去乡土的烙印，好在我的乡土是宽泛的，并不是一个狭窄之地域，这样我就不至于有文化认同上的偏执。

一个在生命中不停地走动的人，就有了多一些的感受。1993年我去西北的大戈壁时，在一处见到一望无际连鸟的行踪都难见到的大戈壁滩上，有几座圆锥形的坟墓，孤伶伶地被西部冷硬的风拍打着，被锋利的阳光照射着，被阔大的戈壁滩冷落着，那感觉真是把我推向绝望，埋骨于此的人，的确是太荒凉太孤独啊！没有生命，没有水，没有绿色，一边是苍茫的雪山，一边是没有止境的地平线，我感觉连这里的时间也是静止的，凝结在亿万斯年之前——我情愿在这一刻遇到西域之狼、雪山狐、苍鹰甚至秃鹫，我不愿意选择这样的孤独和苍凉。在大戈壁中行进，偶尔见到一匹骆驼、一个人、一户人家，那都要在心灵中产生激烈的震荡，生命啊人生啊微琐而苍白的思想啊，惟有岁月才是宽阔无边。我还沿着文成公主当年进藏的道路走过，在海拔3500米高的日月山上，有什么能够把时间穿透？芳踪在此，时间隔离着我们。我也曾站在黄浦江畔的外白渡桥上，遥望黄浦江悠悠地流向大海，我感觉那水上的荒漠又是一道风景，在波涛的丛林之上，我能否阅读到时间的另一种形态呢？哦哟，当我在黄昏的时候坐在圆明园的废墟上，目睹血色的夕辉濡染着这座曾经辉煌过的皇家园林，我仿佛听到时间在另一端的呼喊。

我将以行走的姿态度过我生命中的时间，北京也许只是我

生命中的一个逗号，我行走着并且思考着，用文字的方式纪录着，留下风中的身影。我选择了这样的人生方式，我行进在历史与未来的时间中间，很微不足道，在伟大的地球上小得像一只蚂蚁，在漫长的时间之中，生命如昙花一现——即便如此也罢，也惟有如此啊。

我们可能拥有不同的土地、河流、植物、虫鸟、建筑，不同亮度的太阳和星星，但我们拥有共同的时间。即便我们用北京、格林威治等等把时间命名，但它依然是相同的，无色无味的，没有容器盛得下的。

我们在时间里开始，便也在时间里终结，生命原本是一个过程，我们拥有的所有的精神财富，便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一切。我惟愿这个过程的走向，是由愚蠢到聪明。并且祈愿——在新世纪到来的那一天，我们共同的太阳是全新的一个。

A 辑:

漂 泊 京 都

漂泊京都

漂泊京都，业已是第二个年头了，初来的浮躁、苦闷和迷茫也逐渐地在时间里消解，所得的是一颗平常心。独自在京都的居所里写作，或采买，或做饭烧菜，饮酒，典型的一个人的“作坊”，就把日子过得很静，很淡。间或去到热闹的城区，也是匆匆的过客，并不把自己当做完全的京人。只是想，我是一个纯粹为文学而投奔京城的人，把文学当做事业，也把文学当做谋生的手段，就这样把日子过下去，把文章写下去，日积夜累，可供大家卒读或不堪卒读的文字也就多起来。多得有些个泛滥么？每天来的样报多多，便也就把它看做是生命的“影子”。如今，热爱文学的人是不多了吧？

然而，在京都却也有如我等痴者，打全国各地而来，朝圣般栖居京都。后些来的人，总有一些找上门来，要探讨文学的发展以及以文学谋生的问题。这令我很感动。感动的是，大约他们都从书店里买了我的那本散文集子。那本散文集子，我给它取名叫做《男人的蜕变》，大意是一个男人的精神从一种状态转向另一种状态，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。也就在那本散文里，有一篇的标题为《无人呼我》，讲的是我自己的故事，说是初到京城买了一个BP机，却是没有人呼我，寂寞时，自己呼了自己一回。这也不是什么精彩的故事，但在那篇文章里，无意公布了我的BP机的号码，所以大凡来京的文学青年买了书，就以那个号呼我来。呼得多了，人就略略有些后悔，心想不该把BP机的号公开。只是这样地想了想罢，每有人呼来，还是赶快去公共电话亭回话。当对方告诉我，他也是流浪者时，我总是要